

知识区最近办了个活动,要 up 推荐年度好书,刚好最近看了一本书《精英的傲慢》。这本书写的也许没那么精彩,甚至枯燥冗长,但我觉得很有力的解释了最近几年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政治事件。往小一点说,社会戾气重,各种圈层“对立”越发严重。大一点说,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美国总统,世界各国都开始逆全球化,现在很多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躺平。不仅如此,他们对一些话术深恶痛绝,比如果有什么大 v 或者专家的话语表示“你不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应该多找找自己的原因”,那么他必然翻车,会受到所有网民的围剿,因为在大众看来,你们是一些吃到红利的既得利益者,凭什么对我们指指点点,甚至嘲笑我们这些努力生存的普通人? 大众对精英、专家、大 v 等身份近乎产生的一种天然的反感? 这些现象说不定都能从书中得到一些侧面的解释。

从今年年初开始,因为某些原因我就一直在被冲,现在朋友已经开始叫我传奇耐冲王了,每次被冲的时候总有看我不爽的人翻出我的学历说挖出来这个 up 只是个中专,所以他的话没有价值。巴拉一下,搞得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一样。实际上老观众都知道我刚当 up 主几个月,就已经在视频说了自己的成长故事了,从来就没隐瞒过自己受教育的经历。刚好《精英的傲慢》这本书几乎有一半都在讲文凭主义的问题,所以咱们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讲。就是大家可能有一种印象,中国的学生比较内卷,各种补课做题,没有娱乐时间,只能面对一个又一个的考试,最后挤进大学。而欧美那边都是快乐教育,对于大学文凭是无所谓的态度。但事实恰恰相反,文凭在美国也很重要。

书开头讲了这样一个例子，2019 年，包括耶鲁斯坦福等名牌大学爆发了一则丑闻，有一个叫辛格的人开了一家服务公司，专门给有钱的父母提供服务。他会付钱给高考的监考人员，让他们修改答题卡，提高成绩，或者直接贿赂大学教练，让教练把申请的学生指定为学校招募的运动员。这项服务并不便宜，譬如有个家庭直接付了 120 万美元，耶鲁大学就以足球专业生的名义录取了他们的女儿，尽管她从不踢球。事情败露后，辛格把自己干的事称之为走“侧门”。这件事在美国爆发了很大的争论，大家都很愤怒。

特朗普的代理人在新闻上炮轰自由派精英，你们不是总在谈论人人平等吗？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机会吗？结果你们就给钱弄虚作假，把名额从那些真正有能力得到他们的孩子那抢走了。对面马上开始反击特朗普的女婿尽管成绩平平，还是被哈佛录取了，因为他父亲给哈佛捐赠了 250 万美元。你特朗普自己的孩子读大学时也给学校捐了 150 万美元。换句话说，辛格的作弊是走“侧门”，这种直接给学校捐款就是走“后门”的，二者都是用钱买文凭，但在道德上有所区分。走“后门”的钱会直接给大学，被拿去改善教学环境，走“侧门”的资金流向了第三方，因此一个合法一个非法。但如果从公平角度来看，后门跟侧门其实很难区分，都是富裕家庭孩子的优势，他们让金钱凌驾于层级之上。

当然，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也许并不普遍，大家更多的还是走“正门”。也就是说是否被录取取决于你的高考成绩。那问题就来了，正门就一定公平吗？你可能会觉得当然公平了，我们十几年寒窗苦读，每天做题不就是为了把别的考生比下去吗？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实力，虽然中国的情况我不知道，但书中总结了美国的情况，结果显示正门也不太公平。

根据调查，美国**高考分数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一个学生家庭越富裕，他可能得到的分数也就越高。这个道理也很好理解啊。富裕的家庭不仅让孩子参加各种预备课程，请高级老师补课，还重金找私人招生顾问帮大学申请书润色，让孩子参加舞蹈课、音乐课，甚至练习击剑、壁球、高尔夫、长曲棍球等精英体育项目，这样就更容易加入大学运动队。再就是学费了，与那些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相比，大学更喜欢录取那些无需资助的学生，结果就是美国常春藤联盟高校类似于国内 985 啊。这个联盟高校中 2/3 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前 20% 的家庭。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中来自全美国 1% 的富裕家庭的学生比收入居于美国后 60% 的家庭的学生还多。

所以从结果来看，尽管以成绩定胜负看起来很公平，但每个学生的机会完全是不平等的。你可能会想，这本书是批判有钱人给社会带来的不公现象，这种事还需要批判吗？不是都心知肚明吗？诶，并非如此，这本书直接向“优绩主义”本身进行的开炮。

“优绩主义”是怎么来的呢？谈论教育之前还得回到宗教上来。

在西方的宗教中，上帝是干嘛的？是救赎人类的。后来人们对这套体系陷入了一个疑问，首先信徒能不能凭借善行主动找上帝求得救赎呢？**如果救赎是我们可以努力赢得的东西，那不就是自救吗？**那我看你这上帝也不全能，不然一开始全救了不就完事了？还得我们求你啊？**那如果救赎是无法凭我们努力获得的，只是上帝的恩典，那上帝确实是全能的。**但问题在于，一个全能的对世间一切都负有责任的上帝，必须也为恶的存在负责。假如你上帝是正义的，你怎么会允许恶和苦难存在于世间呢？所以说上帝是

正义的，上帝是全能的，世间存在邪恶就是一个不可能三角，最后那些宗教大能也懒得跟你编什么逻辑了，他们直接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邪恶确实存在，但是都是你们人类自己干的，我们上帝是冰清玉洁的，它奖励人们的善良，惩罚人们的罪恶。换句话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是因为你行为良好，讲给你的瘟疫、干旱、走路上被雷劈死了，那是因为你是罪恶的，这是惩罚结果，大家为了获得救赎就不停祈祷，做弥撒，行胜礼。那些宗教大能又寻思你们这样多麻烦，我直接卖你们赎罪券就完事了。效用类似于游戏中的月卡，可以加速忏悔进度，缩短在炼狱停留的时间。

后来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神圣的上帝岂是这样被你们用来发财的？管理做善行还是举行仪式？我们不能祈求进入天堂，更不能花钱买一条路进去。这是对上帝的亵渎，我们每个人都是听从上帝召唤来到世上从事某项职业的，能否被上帝选中，是与个人努力完全无关的恩赐。OK，这下信徒不纠结了，他们只能尽力做好工作回应这种召唤，毕竟这就是获得救赎的标志嘛。工作的意义也不能是为了赚钱享受，而是颂扬上帝为了享受而去工作，那是要下地狱的。

想想看每个人都努力工作，又很少消费，会发生什么呢？没错，资本的原始积累就完成了，可以说这种新教论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的文化基础。

到了现代社会，大家对上帝的信仰渐渐消退了，当上帝的 n 次这层 buff 消失后，人们又会怎么看待自己的努力呢？既然不用回应上帝的召唤了，大家就都会觉得自己是天命人，表现形式是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和信心越来越强，认为自己可以自我实现，自给自足，并且没有理由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愧疚或者感恩。换句话说，我成功是因为我努力，这就是“优绩主义”的来源。

我们回到前面那个上大学的例子来。20 世纪初像哈佛之类的名牌大学能否入学，学业能力并不重要，你家只要背景牛逼，能负担得起学费，那就能赌。而且那时交通没现在这么方便，很多学生择校都是就近。但随后有些教育家觉得大学应该招收基于美德和才能的自然贵族，用以替代那些建立在财富和出生基础上的人造贵族，这样才能“推进阶层流动”啊。于是推出了各种标准化测验，按照成绩对学生分类，以此来挑选精英。

结果您猜怎么着？这样改革以后竟然更大的增强了对附加子弟的吸引力。因为在过去，父母把孩子送到名校，相当于把他们送到上流社会与别的贵族交往。但大家都明白，这是跟钱包鼓不鼓相关的，那些读不上的也不会酸，他会觉得自己命该如此。可现在是择优录取，要是还能读上名校，那就意味着不是靠前呀。是孩子本身就有卓越才能，而且一个大学淘汰的学生越多，录取难度越高，就越有吸引力。但就如我前面所说的，美国的大学不管你是正门、后门还是侧门进去，那都是要有经济实力的。

研究表明，在美国，尽管名校会优化一个学生的经济前景，让他找到薪酬更高的工作，但很少让学生实现阶层跃升，因为大部分名校学生本来就很富有，以前那些美国的教育家让大学按成绩招生，是为了解决不平等加剧，提高阶层流动性。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名校更像是巩固特权而不是扩大机会，不过因为表面上还是择优录取，现在几乎大部分精英学生都会有一种心理错觉和道德上的优越性。

我能上这么牛的大学，是我自己学习能力牛逼，你们这些考不上的别酸啊。当人们都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劳以后，他们就会不自觉的相信失败的人不如他有价值。那这样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问题多了去了，先说社会层面的影响，既然我考上好大学完全是因为我自己努力，那么推而广之，我赚很多钱，取得很大的成就，当然也是因为自己努

力。

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幸运的人很少对自己拥有好运的事实感到满足。除此之外，他还想确认他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好运，他想要确信自己理应获得这份成功。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确认与其他人相比，他更配得上这份好运。他还想要确认，不那么幸运的人所经历的不幸都只是他们自己应得的。然而事实表明，你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就都是跟运气高度相关的。

拿赚钱来说，我以前就举过这个例子，在西雅图的郊区有个中学，一名老师突发奇想用旧货义卖赚到的 3,000 美元租了一台计算机。而那时才 1968 年，别说中学了，当时绝大多数大学研究生院中都没有这样的计算机。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68 年全世界有 3.03 亿高中生，其中 1,800 万是美国人，有 27 万人住在华盛顿州，10 多万人住在西雅图，但只有 300 人在这个郊区学校读书。意思是全球每 100 万名高中生里，只有一个有机会进到有计算机的中学读书，刚好这 300 个学生里面有一个叫比尔盖茨。除了比尔盖茨，保罗艾伦和肯特艾文斯对这玩意也很感兴趣。最后盖茨和保罗共同成立了微软，但这三人中，埃文斯其实才是最聪明的，学习成绩最好的。但高中毕业前，他在登山中发生事故死掉了。美国每年只有 30 人在登山中遇难，高中生登山遇难的概率同样是 $1/1,000,000$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存在着无数变量，所以在我们控制之外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一定比我们有意识的行为产生的影响要大，这就是运气的力量。

但在“优绩主义”思维下，很多人会忽视这种力量，就比如说，我从没想过学历造假，如实告诉大家自己就读了个中专，自己家庭条件差，其实更隐秘的动机是我曾经把

低学历当成了一件袈裟。真的，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特牛逼，在这种环境下出来还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简直太励志了。

我觉得与其学历造假，如实说自己没读过书，难道大家不是会更佩服我吗？但我现在不这样想了，虽然我出生在一个天崩家庭，但我早年能在游戏中赚钱，现在能当自媒体，是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在玩电脑，在小学六年级还参加了一次全市小学生打字比赛。别人平均每分钟三四十字，我每分钟 120 字以上。拿到了试冠军，测试老师来统计成绩时还以为看错了。

以前评论区还有人说我编故事，说你这家庭环境这么困难，哪来的电脑。去年武汉有个黑社会被抓了，媒体形容他的人生堪称现实版的狂飙。还是某个村的党委书记。这个村子几千号村民曾经每到过年过节都会收到村子发的礼物，有时是米面、粮油，有时是家具电器，譬如今年送沙发，明年送彩电，有一年送的电脑，而我妈的户口刚好就在这个村子。所以我家虽然穷得揭不开锅，但就是有一台电脑，而那时连网吧都没多少个。

我妈的经历就更神奇了，他不是我外婆亲生的，我外婆有 7 个儿子，我妈原生家庭有 7 个女儿，两家都觉得同样性别的小孩太多了，在医院碰到后就把最小的女儿和最小的儿子交换了，所以我妈才成为这个村子里的人。

总之，作为一个从小就玩着网络游戏，泡着网络论坛的人，我的网感在同龄人中属于顶尖的那种，后来从事和互联网打交道的工作就都非常顺利，所以我现在从不用励志这种叙事来总结自己的成就，全部归纳于运气，这样会使我想象自己不那么幸运时的样子，也就不会那么傲慢了，就算那种看起来是靠个人努力的领域也是如此。

譬如当歌手、演员、体育明星，这都是需要天分的。而很多人拥有这样的天分并不是他的功劳，而是他的运气。譬如 c 罗、梅西这样的顶级足球运动员，他们当然很努力，但没有顶级的天分，光努力有个屁用，那些成功者只是生活在了碰巧奖励他拥有的天分的社会。打个比方，现在的社会肯定很重视和奖赏具有足球天分的人。

如果 c 罗梅西出生在文艺复兴时期，那就没他们啥事了，因为那个时代对艺术家需

求更大。同理，有些活在当代的人可能也有顶尖的才能，但社会并不看重这些才能，譬如世界扳手腕冠军可能扳手腕技术和 c 罗梅西踢球技术一样好，但他也只能在酒吧和几个零星的顾客玩玩。

如果你认同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好处并不是一个人理应享有的，那么拥有某种特殊形式的天分也不是一个人理应享有的。当然，在过去几十年，整个社会从上至下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想，更常见的思维方式是，人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握的，将世俗的成功与道德上的正当性联系起来。

还有一种话术叫做阶层跃升。什么意思呢？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甚至有段时间这种话就像念咒一样，每个人都在说，那么三百六十行出状元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任何人都能出人头地。但这种话术是个双刃剑，它有时可以鼓舞人心。我困难的时候特别爱看成功学，给自己打鸡血，但另一方面它令人反感，因为这句话折射的意思是，你不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这就是“优绩主义”最大的问题，祝贺成功者，却诋毁失败者。

即使在失败者自己眼中也是如此。对那些找不到工作或者入不敷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摆脱一种令人沮丧的想法，他们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他们纯粹是无能或没有努力追求成功。在过去，如果你是个下等人，比如佃农奴隶，那你其实能安慰自己，命不好

没办法。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书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今天所有的人无论多么卑微，都知道他们有过机会，他们有义务承认自己地位低下，不像过去那样，可以说因为自己被剥夺了机会，而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差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下等人没有现成的柱子来支撑自己的自尊。

而且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赚钱多只是因为你满足了市场需求，和道德价值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比如绝命毒师里面的高中化学老师，用知识制作了纯度非常高的毒品，盈利了几百万美元，远远超过了当老师的收入。但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认同，他作为教师的贡献，远比他作为毒贩的贡献更有价值。

再者，努力真的就能成功吗？阶层跃升这件事有多难？懂的都懂，就美国这种情况，连受教育的机会都被精英们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垄断了，扯什么阶层越深，美国梦那就是天方夜谭。而过去一段时间，民主党执政时，不管是希拉里还是奥巴马，他们出来喊的总是那套忧寂之上的话语。非常喜欢说努力就能成功，也经常大谈机会，但事实又很打脸。

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阶层固化越来越厉害，底层人民越来越不满，而且他们还很喜欢谈全球化，支持商品和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一切都由市场驱动。在他们的话术中，这不是左右之分，而是开放和封闭之分。全球化是进步的、开明的选择，保护主义是狭隘的、部落式的心态。但因全球化受益的只有那些商业精英而已，他们对国家

身份也没什么忠诚度，因为他们的伙伴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商业精英。底层人民再次被甩到了身后。

面对这种不满，民主党怎么处理呢？他们对机会平等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管是上大学还是找工作，择优录取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设置门槛，得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比如黑人、女性、移民、难民 i GPT q i a PK d x r e w 全部都应该得到机会，这不会让那些失败者觉得开心，他们反而会觉得老子排队等着美国梦实现呢。你找一堆什么怪物插舞队伍前面来了精英们，却说这些反对者都是白人、垃圾者、乡巴佬，这就是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特朗普很懂利用这些怨恨，所以再次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当然，除了美国，全球情况其实都差不多。

2022 年安倍遇刺后，一个词在日本登上了热搜：无敌之人。在优绩至上的社会中，他们是一群被抛下的人，对社会已经绝望了，索性不再依赖社会信用体系，生活无所畏惧，他们会用破坏秩序对他人施加影响来体现自己的存在感，症状轻一点就每天在网上到处攻击这个那个，症状重一点可能会做出更加过激的行为。所以杨姓脱口秀演员引起这么大的反感并不令人意外。

很多底层男性光是生存就已经很痛苦了。在经济下行的周期内，这些人是高度承压的，虽然他们不至于成为“无敌之人”，但可能索性已经放弃了繁殖，不图任何女性喜欢，自己就老老实实工作，消费一些文娱产品。然后有人非要出来嘴贱，说什么明明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奋斗需要用多大劲，这不是精英的傲慢是什么？活该被喷，还有人非爱洗地，说什么连这种调侃也破防，气量真小巴拉。

如果你认同这种话是没问题的，那么当李姓主播说出 79 的眉笔哪里贵了？有时候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你也应该觉得这种话是没有问题的，否则就是在双标。

那说完了底层的痛苦，优绩主义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精英他也痛苦。因为过去的精英是世袭制的，他们不会遇到太多麻烦，就能占据有利位置。而现在的精英阶层虽然也有世袭的一面，但还是要被迫进入和其他人的内卷之中。那些富裕人家的小孩，从小就要被迫参加各种训练教育，变成了一场军备竞赛，成长时光充满了焦虑。

根据对美国精英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大学生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率急剧上升，每 5 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出现过自杀的念头，每 4 名大学生中就有一人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就算他们在这个精英遴选的战场上得胜了，那种跳钢圈的习惯也很难改掉了，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成绩所左右，为了父母、老师、招生委员会的评判而焦虑奋斗，自我价值感会变得脆弱，很多人都会变成非理性的完美主义者，总希望自己的表现、地位、形象都是完美的，因而时时刻刻都处于焦虑之中。

总之，世界已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内卷之中，卷得动的时时刻刻都在焦虑，卷不动的每日都生活在绝望之中。但这种书就像很多欧美学者的书一样，能诊断问题，但开不出什么方子。这个作者提了很多意见，但这些意见也不太可能立即实施，我们听听就好啊。

首先就是上大学的问题，作者建议抽签上大学。比如说一个大学只录取 1,000 名学生，1 万个超过了分数线的学生去申请大学，可能会在 1 万名申请者中按分数从高往低录取学生。抽签的意思是，在这 1 万名达到分数线的学生中，随机抽取 1,000 名上大学。这样不仅能减轻学生的压力，让他们不要那么追求完美，还能减少被录取学生的优越感。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可行的，因为它首先设置了一个录取的基准线，不至于把牛鬼蛇神招进来。

其次，想要精准的界定一个人的才能和技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比如有很多体育明星曾经都不被教练看好，但自己后面打出来了，事实证明是那些教练看走眼了。而且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就高低跟高考成绩也根本就没什么相关性。其次就是些老生常谈的建议，比如对金融业多征税，巴菲特就说过，作为亿万的投资人，他纳税的税率远低于他的秘书，金融行业赚了太多的钱，对社会的贡献却并不大。但前面说过，我们经常假设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衡量。事实并非如此。马丁路德金曾说，清洁工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清洁工，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应该去抽精英的税，去给广大的底层劳动者赋予尊严。最后的目标当然就是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对于那些没有持到阶级红利、天赋红利，甚至天生有缺陷的人，要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不要有发钱就是养懒汉的思维。所以我说这些倡议听听就好啊。

我觉得更实在的建议落实到我们个人能做的事，就是跳出优绩主义思维。其实很多底层痛苦的根源在于他一方面被优绩主义的暴政虐待着，一边又十分认同这套体系。

就比如我开头说今年我总在被冲，有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是年初梅西的热点事件，我出了个视频，但全程没怎么说梅西本人，而是说了世界杯后某些冠军粉的心态，

核心表达的观点是看竞技体育，不是为了看冠军。不过可能很多人懒得看视频，以为我在骂梅西，急不可耐的冲了一波。我一直看国足就是因为他们很弱，但是被虐久了如果有点进步或是打出了精气神，那就是特别大的惊喜。要是国足一开始就很强，世界杯常客总拿冠军，我肯定就没这么大的热情了。虽然听起来很抖 M，但你们也可以试着去找一个很弱的东西，喜欢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黑神话悟空，媒体评分只有 80 出头，然后各个平台被各路串子跳脸，我出了一个名为大喜的视频，表示你们到底玩的是游戏还是评分，并说这些瞎打分的外媒会被清算，当时又被冲了一波，自此以后在 b 站还多了几个小弟，每次我出视频就要直播，一边看一边 锐评。

第三件事是我有期视频说服务型游戏有些不当人的运营会对流水形成路径依赖。我以自己以前玩的几个 MMO 为例子说对于这种运营游戏，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反而你会玩得更舒服，总而言之就是玩家没必要在意一个游戏的流水结果，一些热衷于流水 PVP 的小孩子直接应激了，跑过来对着我疯狂哈气。

三件事，冠军评分、流水都是跟优绩主义相关的。我觉得你喜欢的东西取得了好成绩，那当然值得开心，就像黑神话，如果能拿 TGA，估计比我自己拿百大还开心，但如果你特别在意这种东西，必然就不会幸福。因为你喜欢的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常胜将军，兴衰才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像我看书玩游戏看电影从来不看评分，是“托史”我也试完告诉大家他错在什么地方了。自从学会无视评分后，我立即摆脱了人云亦云，挖掘出了数不尽的只属于自己的宝藏。

虽然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就碰到了如此艰难的局面，是挺令人难过的，但我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解毒剂。